

退耕錄卷之四

天台陶

宗儀



吳興王筠庵先生因器示余所藏唐彖士傳讀
之不覺令人泣下並錄之

傳曰辛亥秋友人瑞安倪君過余溪上示游
杭雜彙中有識唐王潛事一篇

余讀大驚頃之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
有此事願詳告我

客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

負聚後授經營漚以奉其母
歲戊寅有抵江南浮屠者揚璉真珈怙息橫
肆勢燄燦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
十二月十有二日率後役頓蕭山發趙氏諸
陵寢至斷殘支体攫珠襦玉押焚其齒并骨
草毒間唐時年三十二歲間之痛憤函貨家
具得白金百星許批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
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
坐轟飲酒且酣

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恻然
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

宋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血中即將眈二餓
虎爭露素何

唐曰余固筭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窠以易誰
復知之乃斲文本為墮履黃絹為囊各署其
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為
文而告

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

日抵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

名曰鎮南抗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犹存也禍淫不爽流傳

京師上達四聰

天怒赫々飛風雷号令擗首禰者北馬山陰

人始有藉々傳唐事者犹是唐之象風震動

吳越声生勢長姜胥江柳八月之請名虽高

困固自若

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現灯婦忽坐癩息奄々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

王召君導我 觀闌鬼 宮宇靚麗殆非人

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敷黃衣貴人遂巡降指

曰藉君掩骨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于王之

前

王謂曰汝受命寡且負無妻君子今忠義

動

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
遂竟國不知其何也

踰時越有治中表俊裔至始下車為子求師
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

一日問曰吾渡江間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
豈其宗耶

左右指君曰汝是已表大駭拱手曰君汝奉
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教
特加情款益為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驚語

左右曰

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
左右逢迎愛謙愛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
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
一自表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
高之

曰二公真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頃
兀夢中神所許稽其數无一不合咄：怪事
乃如坎

唐丞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
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行曰
馬箠問競形南面歆起語
野麝尚屯東何物敢盜取

餘花拾飄蕩白日表后土
天合忽怪事蛇走掛茅宇
老天鑿巨二千載護風雨

又曰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

積香雪遙翠蓋万年枝
上有鳳巢下走穴君不見
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

天地裂

復有夢中詩四首

珠亡忽震蛟走睡
軒弊宜忘犬馬情
親拾寒瓊出函少
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坏自築珠丘土

双匣親傳笠国經

天有春風知汝意

年三杜宇哭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

金粟堆寒起莫雅

水到蘭亭轉嗚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

又

珠鳧玉雁又成埃

班竹臨江首重回

猶憶年時寒食節

天家一騎奉香來

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先恙吳鄉阮

具聞始末謂端寥曰

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

為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天合執

一木火運移衣冠道尽卧榻測唯容它人軒
睡耳
聖朝量包覆時恩完猶我吮育亡國遺胤坦
无驚猜何物異端无忌憚敢尔至今言之可
為痛哭已抑吾不能无慨異時會稽近哉世
家林之虽蓬萊清淺陵岸变迁岂无二三慷
慨僅存者卓哉斯奉力出閭里一寒士何歎
豈非泰非所用而民棄物則独具于執勇位
下者之資稟歎

余又怪世之言余者窮通禍福固不在厥初
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余靡常云
極轉移易若及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
拒機由人虽天有所不能制圣人豈欺我哉
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嚮况力又有大者其
積強厚其澤當弥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
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育其真
孤今者國已亡
唐君玉潛擅藏其真骨兩雄力當无能優劣

以其繫人倫開世教有足多尚授筆以紀待
編野史者未焉以雲溪羅先生有開之所撰
也

先生德其人董石林吉翁題其後曰釋談重
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尸則骸之慘孰張威懾
孰櫻其鋒儒沆唐進士念坎籍陽和生盲雨
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俦
潛遺骸于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觸之中身
首免異處支体脫烈炎視係身隕鉞者尽在

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
兒陽施陰報捷焉影響善者勸矣

詹厚齋執天復題曰嘗疑武王伐紂商劍鉞
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也紂死矣既
擊之又斷其首注大白不已甚乎當時奉天
下无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
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窮天地亘
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
不幸而遭樊崇當時曾无一人動孟陽之衣

者嗚呼痛哉
唐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後
以故國遺黎不忍規其上之人之禍之參填
激于中毀家取象為人所不敢為于不可為
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
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
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
者歟

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捲卷泣下嗚呼尚恐

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
固其理耳不妄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
而難明善者速矣

厥後越有新治中未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
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泛
而振德之唐固為士治中亦偉人皆出重彝
好德之真徵唐君不能成治中之象徵治中
不能象唐君之忠是大有功于人倫世教者
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皇慶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德明先生
元佑所書林象士事蹟云
宋太孀生林德陽字景曦号霽山當揚振統
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西者背竹籬手持
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
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
其骨得高家孝家斯之矣
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
歸塵于東

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

一杯木築珠宮土

雙匣親傳笠國經

只有東風知此意

年三杜宇哭冬青

王又曰

空山急雨洗落花

金粟堆寒起夏雅

水到蘭臺更鳴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

又曰

喬山弓劍未成灰

玉匣珠襦一夜開

猶寄去年寒食日

天家一騎捧香來

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矣至後林於宋堂朝

殿掘冬青一株置于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

花一首曰

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

賜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

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

氣能所藏尋常棲螿不敢

穴移來以種非人間曾識

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

鳥臣夜半一声山竹裂

又一首有曰

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

劈歷一聲山石裂

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
冢士也已其五詩与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
中有双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冢
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
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
青詩吾意會稽去抗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
之

若夫東嘉相望千余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

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冢
士詩

且壘骨一事豈唐方起謀事時林已先得高
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邪蓋各行其
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
白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揚髡發陵之事起
於天長寺福僧間号西山者成于演福寺刹
僧淨号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間

欵媚揚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多得金玉以狀起發陵之想澤一刀釐成之伴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揚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銳者守陵不去与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脇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乃遂先啓

寧宗理宗度宗揚后四陵劫取金宝極多惟

於
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宝氣也

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二之下承以竹絲細簾一小厠攬取擲地有声金絲所成者也

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尸樹間漚取水銀如狀三日竟失其首

或謂西番僧回二其倍以得帝王髑髏可以

厥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推製衣
收歛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

是山間西山是夕皆有哭声凡昼夜不絕至
十一月復發徽歛高孝先五帝陵孟常吳謝
四后陵初

欽徽至五國城教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
宮凡天七年而後許以梓宮还行在

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宇老德別宮
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費于高

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熈貽書執政乞奏
聞命大臣取神襯之最下者斷而視之既而
礼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擲
仍納衣冕輦衣于擲中不改歛送之至此被
發掘

欽徽二陵皆空无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
陵有木灯盤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
不可知不欲遂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
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

高宗陵骨髮尽化畧无寸餘止錫器數件端
硯一隻為澤所得
孝陵亦蜕化无餘止項骨小片内有玉炉瓶
一付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
昔聞有道之士能蜕骨而仙未聞异骨蜕者
真天人也若
光寧与諸后優然如生罗陵使亦如前推歛
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
富与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万計皆為尸

气所蝕如銅鉄状以故諸兇弃而不收往往
為村民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宝者一村翁於
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之尺餘其色紺碧髻
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
帝后遺物度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寢
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
翁恐甚亟送危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
移

理宗尸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无惧隨

覓奇痛一點起于足心自歎若足疾數年以
致遺爛双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且富
不義之財復倚揚髡執家奪鄉人產業後為
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齧之罪不加中各
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揚髡分贓不平已受
杖死尚有尤在批歎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
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

天兵下江南至己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
制必已明安得有決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

年竊恐歎時庶事草創而歎髡得以肆其惡
與歎髡孰戮群兇接踵隕于非命天之所以
禍淫者亦嚴矣但云

高宗陵骨髮尽化

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冢士所易者何骨

也

林冢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
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
國熟兩朝典故之人問歎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抗能望氣占休咎能
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
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執中位者幕
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

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姻戚屈心同
飯

文敏公夙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
我廷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
君公輩託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

陽未破時

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三兩舍遙還奏曰
臣見率伍中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
不平置此人于何地噫

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
教以現日之法能洞見其肺腑故世稱為神

相

延佑間具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

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

皆孝雪庵所書公宜奏

其間既而命孝趙皆至雪庵處

雪庵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囑吾耶孝曰其言

之

雪庵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

企哉置於人下何如哉

胡汲仲先生長孺号石塘特立独行則介有守

趙松雪嘗為羅司徒奉欵百定為先生潤筆

請作乃父墓銘

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志耶是日先生

正統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先生受

之

先生卻愈堅現狀則一毫不苟取于人況可

知矣故策凍餒有所不顧也

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有詩云

凍餒不繼祗不煖

詎吟猶是鍾球鳴

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虞伯生先生集揚仲弘先生載同在

京師日揚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

載酒請問作詩之法

揚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

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

掬扈

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

揚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

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

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皆莫能及

之也

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畝

輦野散周庐夜厲橐之句

公曰美則美矣改山為天野為星則美為尤

甚

虞先生深服之故

因朝之詩稱虞趙揚范揭馬范即德棧先生

博揭即曼碩先生後斯也

嘗有問于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

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捷兒

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

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

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

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程公鵬奉在宋季被虜于興元板橋張万户家

為奴張以虜到官家女某氏娶之既昏之三

日即竊謂其夫曰現君之才兒非久在人後

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奴乎夫疑其誠已

也許于張二舍蓄之

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

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許于張二舍出之遂

粥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

履泣而日期執奴相見矣

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乃入官

進

國朝統一海宇

程為海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
余年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遺何之
履往與元訪求之
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
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
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糲物
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
庵中
所遣人尋往見之以曝衣為由故遺鞵履在

地

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
其偶耳

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

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婦見程相公與
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未嘗娶
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與元路
官為其禮妻慕孀孝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
西重為夫婦焉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
溪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昼忽中流
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歛任而起儀
容甚清雅

李商隱

先生問曰汝何人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
聞君遠來故相逐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忽
勿見卻

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
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爲之以詩

盤塘江上是奴家

黃土築牆茅蓋屋

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
數步見一水仙祠垣牆皆黃土中庭紫荊芬

然及登殿所設像与夜中女子无異余性間
于日舟則風土氣亦固其間已見雜錄載
先生之姪孫立礼說及此亦一奇怪之事也
今
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
誣矣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
翁家愛其才以女娶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婦
計

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怒妻宛曲
解釋尽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

惜多才於薄命无計可留

汝捧碎花箋忍作斷腸句

白頭書道傍楊柳依三千絲万縷

諱林香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

重亦相違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

采玉酥又重来不相忘處把盃酒澆

夫別淚如墳土

夫既別遂付水死可謂矣烈也矣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虽使三尺之

童亦能言其忠義

翰林孝士徐威卿先生世隆乃作詩以挽之

曰

大元不棄文丞相浩氣回

君義臣忠兩得之信可回

翰筆云義似漢王封齒

妻固其忠如蜀將歿顏時

乾坤日月華夷見

嶺海風霜草木知

只恐史官編不盡

老夫和淚寫新詩

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乃亦有詩

曰

徒把金戈挽落暉

南冠元索北風吹

子房本為韓仇出

諸葛安知漢祚移

雲暗鼎湖危去遠

月明華表雀歸遲

何須更上新亭飲

何謂善大不如前洒淚時

讀坎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于印

令獲劍符圖氣訣之類一无所用惟取淨水

一盃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

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奴

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坎以

愚人耳抑果異物耶

石子名曰鮮蒼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

最奴恐亦是牛黃狗室之類耳

虞邵庵先生集在翰苑宴散：孝士家哥兒郭

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

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

易作

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

亦賦一曲曰

八龍起鳳輿三顧茅廬祚難扶

亂臣賊子日莫業揄謀渡南瀘長驅

最歎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

文長文妙術悲夫関羽云殂天數

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

早賦歸歎

蓋兩字一韵比之一句兩韵者為尤雅先生

之孝問該博蚤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

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

引今中州聲似平声又可作去声所

以蜀術等字皆与魚虞相近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岁无恙邪王亦无恙邪

楚辭九辨还及君之无恙

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无恙乎

又曰子之君无恙乎

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

為...
上疏乞骸骨聘礼

亦曰公問君賓对公再拜鄭注云拜其无恙

者...
者

煉願愷之与殷仲堪戕行人安穩布帆无恙隋

日本遣使称皆无恙

日出处皇帝致書...
日出处皇帝致書

日没处皇帝无恙...
日没处皇帝无恙

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

恙二恙也嘗入人室屋

黃帝来之人无憂疾謂之无恙

尔雅曰恙憂也

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中居露宿恙噬人

虫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

凡相問曰无恙二或以為獸或以為虫或謂

无憂

廣干祿書並取憂及虫

事物紀原並取憂及獸

廣韻獾字下云獾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
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虫善食人心是獾恙二
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

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
繫至前令拜

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
幸君便航可以附達

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

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尔

秦勉強從命迺運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虫蚋

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

處持書往見

主事問曰足下与家眷來耶曰无有主事意

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

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荅簡附

便驛報吾

鄧公且使知

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遂相与痛飲
尽歡而散

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凍
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為乱

顏叔子独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烛
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為美事

今秦之於女女子也相送數千里飲食起居
无適而不同又非

孫咸至顯宦

退耕錄卷之五

天台陶儀宗儀一九成

金華黃先生嘗云子將以奉子經季取科第

有一賦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乎余曰未

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之語退

而閱之

按注郭璞曰角端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

引

又云麒麟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

有肉類... 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
亦麟之屬乎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畧卷章雜
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

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忽有大獸其高數
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日未
帝在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
進曰此名角端乃彗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
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八千里其異如

鬼神不可犯也天表宿物入即為會降

帝即回馭載稽之前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

飛兔日行三万里而未嘗善言也文后上鉄

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独角也

軒轅獲飛黃而独角昔軍中符命因

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

馳也

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

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无

遠弗屆也

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

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聆聲見一物馳

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

角端為賦題

譬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編

十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

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

一人批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

人不正之意

具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于柔韋以象

大匏土鼓二韋索按其管則簧鳴篳首為二

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

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局進御麥麵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

軸以旋之馱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

及且无塵土臭穢所侵乃功巧瞿氏造焉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太子病
痲夢

尚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
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也答曰佛
法譬猶灯笼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死如
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
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光薦先生剡號中齋庐陵人宋亡以義行著
一其所賦鷓鴣

詩曰

行不得也哥，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闊
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
行不得也哥，其意可見矣

又有贊文丞相像曰日煌煌，斗躔星曉寒氣
英，上多晴雷殷山頭，碎柱多壁完血化碧多
心丹嗚呼孰能斯人不在世間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抗日

詩曰

西塞山邊日落處

北閨門外雨來天

南人墮淚北人笑

臣甫低頭拜杜鵑

又曰

我塘江上雨初乾

風入端門陣已酸

萬馬亂嘶臨警蹕

三宮洒淚濕鈴鸞

童兒賸遣追徐福

瘴鬼須當滅賀蘭

若說和親能活國

蟬娟應是嫁呼韓

此語允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

屬路申解列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敬議

欲問罪

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

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

為厚德長者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

唐去篆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

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

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

它用遂行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
智能料之乎

天子郊祀與祭

太廟日百官陪位者曆法服凡披秉須依歌
訣次第則免顛倒之失

歌之

襪履中單黃帶先

裙袍蔽膝綬紳連

方心曲煩蘭腰帶

玉珮丁當冠笏全

字木魯翀子鞏公在翰林時進講罷

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

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

上曰若然則儒賤邪

對曰黃金白璧死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

日闕哉

上大悅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

旧曆推

古云但看九年免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

月大月小起初一者其初一天地支

天不言干者為詩句所拘然牽支以見干

也當推年前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

此干支依後法數去

大月天干五支九

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甲子

甲子至戌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戌

申為今月朔

小月天四地八耦

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

寅丙至辛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巳

酉為今月朔

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五九少四六

二是也

月大三十日無差

如初一日巳酉數至次月朔見巳卯即月

大也

月小分明廿九

月朔教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是月小也

節氣只憑九年曆

假若造甲午年曆則看丙戌年節氣

二十四氣真端的

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前九年中是何節氣

也

天干三教地支也

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三教亥見巳乃也教

也

熟記心中須歷上定時二十四年須逢時滿

八居元慮要味三春財滿日會軒

如逢子時交節然却用未時亦交也中炁

如逢子時交節然却用未時亦交也中炁

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奧處閏月本

來中氣無

古云閏月无申炁

何勞物外更它徒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遇

祗是丈夫

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

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

廿日夜該九十七箇十月二十八百八十九日

二八甲輔四十八周

只九年中取大兩死差失本節亦交也中為

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日食神

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年

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

閏月死申氣說与握七人

又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

至九也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

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

凡推算皆有約法惟閏歌括云歌知來歲閏

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分決定不彗殊謂如

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

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

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七月

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
復起一數焉凡二十三日冬至後本月尚稱
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
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
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
是雨水節也一卦此也
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月
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
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

法推之

又求節氣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
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
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
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
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
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為捷法君
須記日零二刻五候

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

時一月節三十時日令五時二刻半月一炁
十五日零二時五刻

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
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
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
是也

又時刻約法歌云二十四炁漸差除循環時
刻四同途單逢正四換初一正三依旧復初
初

又乘除法推等二十四炁時刻云其法不論
何歲何月但以日為百數時為十數刻為零
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千
上下數

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氣
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
亥時故也

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千五百二十五數
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

也何以知為初二刻蓋零一數初七刻二數
初一刻三數初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
刻五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
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法是乃初二刻笑款求
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
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項數節炁中
炁皆以之加用
為前正月小除去二十九日
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算中炁則不除大

小月

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時正三刻驚蟄
也餘倣此

十二時為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退十
二時為一日八刻為一時如遇九刻以上
則退八刻為一時也

時刻約法之圖

正	正	初	初	正	正	初	初
三	初	二	初	二	初	二	初

正	正	正	初	初	正	正	初	初
四	二	初	二	初	二	初	二	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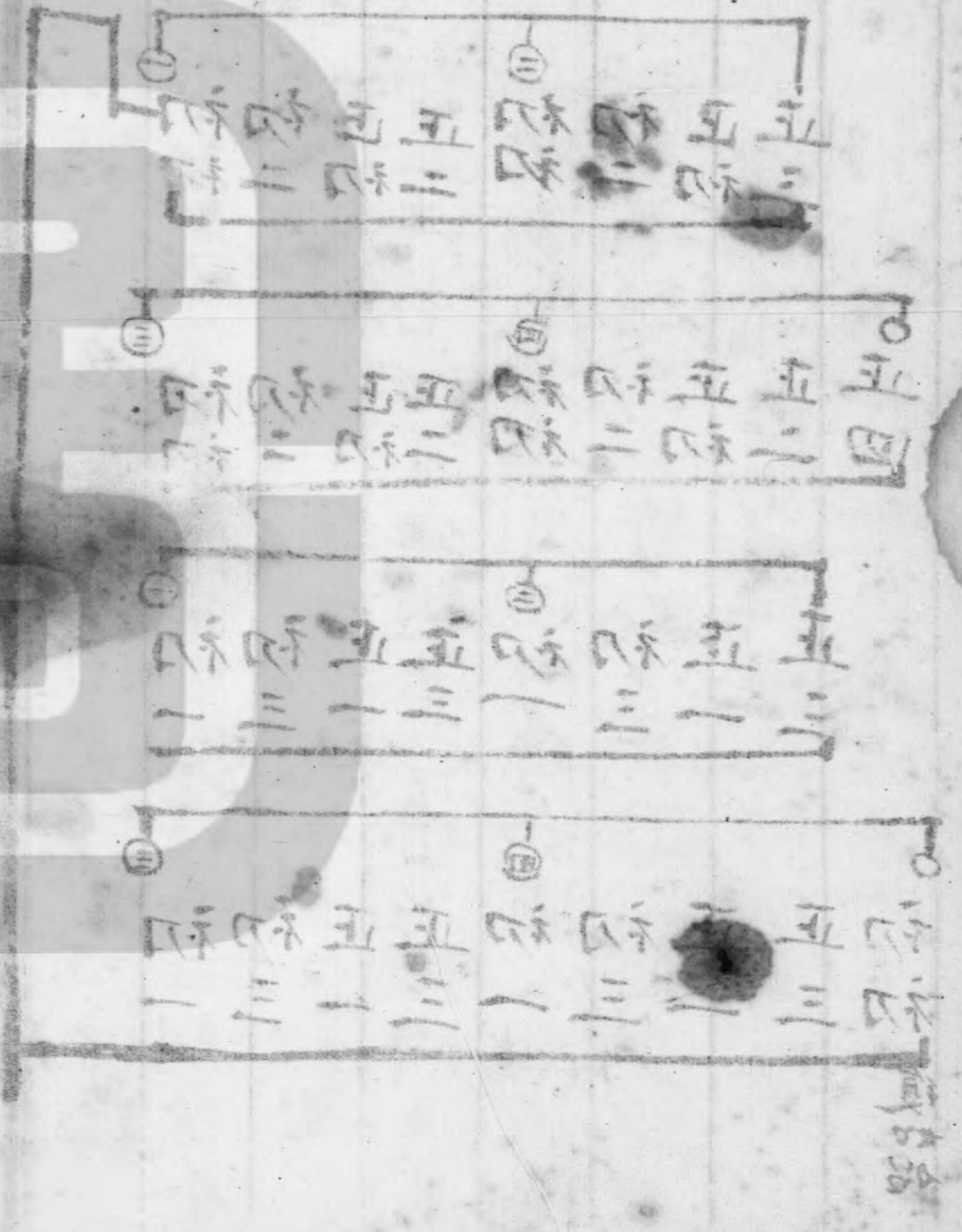
正	正	初	初	正	正	初	初
三	一	三	一	三	一	三	一

初	正	正	初	初	正	正	初	初
初	三	一	三	一	三	一	三	一

復如始

此圖述及候應云起也足乃初二刻庚辰
 二子初刻一廿亥辰一初亥辰一修以土
 廿五初刻廿五日亥辰一初亥辰一修以土
 少餘於此
 庚子三刻在八限十三日每初五三修以土
 初民大月每初三十一日每初五三修以土
 初一刻二刻三刻四刻五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
 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初十一初十二初十三初十四初十五初十六初十七初十八初十九初二十初二十一初二十二初二十三初二十四初二十五初二十六初二十七初二十八初二十九初三十

圖一 表儀禮



表大誌出士葵用國車方高下兩懸亦云云

國音紅示專反或係團支誤作國誤其土

二縛死碑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

布則出宮而止至壙无笑云云

旧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御極

居前為行者之節度

又隱義云羽葆功布并其象皆如麾則旌旗

无旒者周謂之火麾

既夕礼云齋祝執功布以御極執披賈釋云

謂以桑時乘人故有柅車前柅引者及在柅
唐傍柅披者皆御治之

又注云居柅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取
布為柅揚左右之節使柅引者柅披者知之
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
傾虧謂道之西邊在柅車左右轍有高下也
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柅引者知其下阪
也若道有仰則揚奉其布使柅引者知其上
阪也若柅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

布使知道有傾虧也詩曰之傾之中車也當

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

柅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

西使東邊柅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

虧也詩曰之傾之中車也當

大夫御柅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

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

又既夕禮時葵啓肆音異也商祝免祖柅功

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柅之以

接神為有所拂枋

又枋方罔反

賈釋云拂枋猶言拂拭也

故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

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

炁也

錢塘陳

真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昏

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

在臍腹間蓋自此而眼耳鼻皆竅自此而

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

也

抗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

永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燂兒蓋以發火及代

燈燭用也

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

豈即抗人之所製与宋翰林李士陶公款清

異錄云夜有急善於作灯之緩有知者批杉

修染疏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酸穗然既
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名曰寸按此
則焯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為
新秋伍也

張仲說右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
其宅適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婦命出拜
將以奉枕席仲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
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范復初女也父表家
貧老母見粥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曰

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為妾當
如已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
嫁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夫嫁之人女其為
妾為婦為娼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
說誠賢矣哉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
至元七年庚午公為戶部尚書歲旱蝗

世祖特命公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
魏氏從得木偶待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

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寬公燭其誣
召鞠魏妾榜掠一如服不移晷刻如其女居
謂独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
其夫之陷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
賞位下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七年癸未為遼陽按察使
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姦与其所私同殺其兄
成縣尹下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
之欽語其故

韓曰悲頂顛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
上謝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
若妻如子邪

曰再醮合其司開其夫棺毒与成類并正其
辜欽博學時比公為宋包孝肅公極云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書單書國号曰
漢曰宋者蓋其建國號詔曰漢下曰宋
也我

朝大元二字在

詔旨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
訪使提管之類

若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嘗又篆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頌曰篆
額為是

唐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常見所
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
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
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死後此果人笑云

劉須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

何為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

楊妃病齒圖

之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擊鼓
動地來天下痛

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

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擊鼓聲赴

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
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

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惧乎
張毅父先生千載庐陵人而宋丞相文公文也
新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

先生未見曰今日丞相起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化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浮虜十俾出焚其

死

先生收拾骸骨藪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木髮其美爽尚如此
劉涓溪紀其士贊于公盍像上曰間居忽七
乃古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
念東芻豈其美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
頹泚昔忘其生今妬其死

鄧中齊題曰

目烟上弓疎星曉寒氣鬱上弓晴雷殷山頭
碎柱弓壁完血化碧弓心丹嗚呼曾謂斯人
不在世間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
瑄最為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
富家以為善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揚氏夜殺
揚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
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过高麗水口見文登

夷維諸山

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与鬼影迹不
可得稍急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
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

百杭吳明越楊楚与幽萊解密遼解俱大
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
山推於江沙其長死捺浮海者以竿料淺深
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
廷議兵方具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

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
徒屬為防海民隸義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
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
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
百里五十里輒為堰渚水又絕江淮溯泗水
呂梁梁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河在平
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
建言海漕士試之良便
未及周七略亦謂不
美至元十九年也

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
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皆
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
大船帆交番夷中輿騎塞益門巷左右僕從
皆佩於菟金符為万户千戶累爵積貲氣意
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及沒
貲產縣官黨与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見
胡石塘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

日在前閔以計力及先之陳殊无怒意因赴
都以厲亭入仕歷官

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嘆曰
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

右曰公莫全節也曰不不果得請資序意
閔仲達何在衆以疾對

陳曰必為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閔皇恐出
肅曰吾与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祿者

陳曰吾与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祿者

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
惟有以教正之幸甚寧舍我与閔感激從事
相好如初

吾鄉周待制先生仁榮字本心築一室總落成

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居新宅以死

先生讓曰寢居之妻子咸不然

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楊

之弟詣

先生求分財

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
自己出終不利其一豪對衆封籍自平陽呼
其子來悉付予之此辭按廿公更或三古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
雨時迹猶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
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此本心樂一
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
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此於此今
所居為官執豪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

川此本心樂一
吳曾能改齊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
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
脇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橫
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屍枕藉處痕
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
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
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
昌軍眉范汪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

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
自己出終不利其一豪對衆封籍自平陽呼
其子來悉付与之此語極甘公更言其苦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
雨時迹猶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
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此本心樂一則家亦
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
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此於此今
所居為官執豪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

川

吳曾能改齊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
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
脇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
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屍枕藉處痕
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
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
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
昌軍眉范汪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

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以常村去劍
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
以驚動万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
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
時耳亦何為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
此理殆不可曉

翰林李士盧疎齋先生字處道涿郡人坐右
銘大書一天字其下
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者畏天者

笑

杭瑪瑙寺僧温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
皆草書法也然嗜酒然楊統飲以酒則不
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云

李仲謙思讓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
吏貢補

抵西按察司書吏廉今有為上侍父母下
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
教訓之俸薄奉養不給婦躬紡績以益薪水

之費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
暇日每是時必自公廨歸其室讀書語今老如
至是若賈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
衣弗可出

雷是正號苦齋者清正慎許可人也時為使
偶戲

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裹着玳瑁仲謙不答
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壓几上而歸使知
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它

使來復往請始復後後仕至憲官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元正月一日壬子立

春

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

明

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

種

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己卯立

秋

八月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九日丙辰寒

露 十月十日丙戌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巳大雪

亥大寒

武林錢思復先生惟善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

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

公三十一拜命坐辭之再

公三十一拜命坐辭之再

公曰仲尼之席童子偶坐因不敢辭

徐永之先生為

浙江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疎貴賤必

送之門外

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闥右

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

人接物如此

白廷玉先生珽號湛淵錢塘人家多竹忽一竿

上岐為二人皆異之賦双竹杖詩未幾先生

定武肥

定武瘦

甲定武板刻明耀子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

乙因兩京斷石閔 永興真書世之寶

古懿郡齋宣 宣城國書世之寶

丙集一十三刻內 又吳郡主矣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後有我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金陵三米

米芾米尹 仁米尹知

永嘉

古雲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蘭亭重言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米希米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丙

婺州府治

良搢遂

戊集一十刻

內府

宣和南刻

高宗臨定武

米友仁跋

唐真觀

太清開皇

祕省

內殿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己集九刻

襟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

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鈎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驚黃棗木

印

彭城小字

安室家燕

庚集一十刻

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草 建康晁謙之 木甲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字 蜀劉涇黃胡

唐摹刻 石

辛集一十四刻

吳詵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手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清川亭滕室晉者

脍對紫金浮玉群 山 迎快風消暑重裝 山谷曹大

番易洪氏 王翬立石二

壬集一十四刻 李忠恕所陳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二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士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吾昔王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姜白石先生楔帖偏傍考云○永字無畫發

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

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反剔○歲字

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脚斜拂

不挑○流字內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足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

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與感感字
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
下反挑脚處有一闕○右法如此甚多畧
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
矣五字換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換也
顧德玉字潤之攜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
教授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
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

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
記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
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
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歛
于家裏經就位邦人士為潤之來吊者潤
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鹽近顧氏之先塋
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歛于家禮與曰吾聞
師哭諸寢又云生于我手館死於我手殯
非家歛之則將師屢諸草莽生服其性訓

死而委草莽有人心者弗為也曰師無服而為衰經故近於掠美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經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經而出至葬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子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盖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孺越之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為師生而莫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

難行於不可行之時盖絕無而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後世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于中歟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板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此歷代法帖之阻

去時之祖
 卷各卷卷
 真藏命
 文公之
 去時壽
 開闢之
 二美
 難行

灋陽帖

劉丞相私弟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大觀太清樓帖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本

二王府帖

蜀本不全本

黔江帖

長沙別本

臨江戲魚堂帖

廬陵蕭氏本

淳化法帖

紹興監帖

利州本

淳熙修內司帖

休休本

真山志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新絳本 八本

福清李氏本

東庫本

絳本舊帖

亮字不全本

大賸六書對帖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武岡新本

豐潤本

福清本

十字第六卷 烏鎮本 為何入

東坡文書 彭州本 三四

一卷 高平本 資州前十卷

謝余同 木本前十卷

大業 又木本前十卷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 十絳帖次之 二十

臨江又次之 潭又次之 武岡又次之 大觀

尤妙 武岡佳者可亂 絳臨江佳者可亂 閣

潭乃僧希白所模 有江左風味 希白工於

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家開群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好

大梁劉衍卿世

昌云

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

攜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曾觀年月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為何人

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蘓舜欽題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頰首謹書第八卷蘓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舉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子孫保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

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
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褙
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
又云嘗觀楮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
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
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
不相合偶讀劉跂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
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
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

世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
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而石本復以火
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
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
奉聖旨模摹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
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祖
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
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
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椽棗木

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
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亦
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
珪墨打手揩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
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別妙在
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
僧希白刻石于祕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
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真以入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

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
翁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儀
諸子皆奴材也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
每每有之名曰沙魔土人熟此不以為異
唯取冷水噴嚏候稍息飲之湯徐就醒然
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

者母錢氏六十餘歲將死良吉沐浴禳天
以刀割胸剖取心肉一鬻煮粥以飲母母
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
憐其且言絕乃哀財命煩真觀道士馬碧
潭者醮告神明祈福祐之是日邑人俞浩
齋聞而過其家觀良吉胸間瘡裂筴五寸
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為納其心以桑白皮
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予因述其事
以為世勸吳郡宋翠巖先生有詩紀之其

小序曰夫孝為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
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而
剖心封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
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悖
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
當旌異為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
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
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
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

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
謝世明日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
有焉故為顯白其孝以為人子之勸省也
宗儀之先人有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
張君思廉嘗書于楊鐵崖先生所撰墓
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雲漫士
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
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
躅齧床簣衾褥號叫以紓苦楚歲傾死者

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掐心嚼舌以代
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
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
也今事急矣 犯死取一鬻為湯劑神爾
有靈疾庶幾其瘳禱畢即引刀欲下忽有
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
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
字于几面擲筆二童子或仆地隨呼家人
救之喚以水良久蘇乃隣氏兒也叩之無

所知焉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
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
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舉
張子曰齊諧志恠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
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扶行會稽
先生楊維禎誌墓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
削之也使以請玄武者而北方之氣也莽
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色投湯
熨火扶腸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

不書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
冥冥中英魂烈氣不散者或如俞跗扁依
馮精魄以遂孝子之請也不然何穹然漠
然之躰而又所謂天墜乎明元子宗儀與
余友善買寓殯又在玉簫山不去余居不
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
敢沒明元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稽張憲撰

徐文獻公為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乎江有

旨遷置于抗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制支郡諸司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取狀至是引決公謂曰正旦在遇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闕致賀受刑而從事無耻也否則為不敬盍別議之吏以白于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公既遷司至抗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以賓禮延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執以驕凌之然後為尊嚴乎吏赧甚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沈香釘數箇挿入林禽中置瓶內沃以沸湯密封瓶口久之乃飲

其妙莫量
吾子行先生衍大末人大父為宋太學諸生
因家錢唐先生踈曠故高不事之節其所
厭棄者或謂謁從樓上遙謂曰吾出有間
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
卷教小學常教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
下群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畧
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
公正朴氣楚史擣抗番文春秋兼通聲律

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
宛丘趙君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年饑
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
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偽楮幣事覺
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邏梓辱先生
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邏
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先生
不勝慚明日持玄條緇笠詣仇山村先生
別值晨出因留詩一章詩有西冷橋外斷

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定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後世名銘曰生弗瀆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林得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

與鄭遂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未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

世皇將取宋迺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道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于

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比使欲何

為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
上若逢姦似道為言故國黍離離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

之臚按攷工記弓人注云臚亦黏也音職

則髮臚之臚正當用此字士林文忠公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

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

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除之即命取火

焚囊中符篆頃之間它所有震霆聲曰妖

已誅極纒遁其一廿

今以奴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

三百人注今之侍尤官婢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

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寺國僧有

妻曰梵娑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衰

退為房老

寶晉齋研山圖

不假雕琢

潭然不成

滴水少許在池
內經旬不竭

王七年

月岩

華蓋峯

上洞

下洞三折通上洞
予嘗神遊於其間

三百八

方壇

今以

玉筍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入為吾齋研山今被
道祖易去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
得小翠峯潤色衰書几隱約烟朦朧燒岩
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
天通立壁照春野富有千丈松崎嶇浮波
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
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
許常人同研山出曾碧崢嶸實天工淋漓
上山泉點滴助毫端揮成驚世文主意皆

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
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石肩
何必嵩少隱可藏為地仙今每誦此詩必
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
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
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
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
在目從此吾齊秀氣尤不復泯矣崇寧元
年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

圭為圖畫錢唐吳孟思書文後携至吳興
燬于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于此
墨志云衛夫人名鍊字茂漪晉汝陰太守
李炬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
西溪叢語云夫人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
之書即李充之母

退耕翁卷之七
西漢東晉云夫八
李取妻善書
墨志云謝夫人
謝于兵亂因書
畫圖畫苑書吳
孟頫

退耕翁卷之七

畫圖畫苑書吳孟頫

魏國趙文敏公

孟頫

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又

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字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方今日觀之不知

孰為勝也田為良鄉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鄉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目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

風雨一洗江山萬言愁北詩至贈炙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秦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來事群閣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溪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臨登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

鰲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
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詩
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時
住持僧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
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驚怖而締聽
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為六龍臨幸
野僧初不聞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
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柑村村之婦女聞
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徒

今日得覩天日帝喜救夫人各自逐便故
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
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
鰲之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
善初章安人也

吾鄉台之黃岩諸山脉終相連屬大江越州
治北自州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
山特立不倚形如落舞鳳故得名然州人
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為勝山旁廣而

中深青樹翠蔓蔭翳翳鬱幽泉琮瑋若鳴
珮環於脩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
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
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
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
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
粒而小以斧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
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
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

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
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
人以為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
執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
遂泐離它處識者以為厭穢仙境故致此
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幼時尚及見
聖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許
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
中不尔絕無有也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案余內
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
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
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嗽
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
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
孫求如是推此則真古仁人之用心者矣
內子之大父良顯侯按辰父昭武大將軍
雄皆世守其業堯不墜先志云古風世不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
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
目明未久右目復明憲司上其事於

朝廷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因讀
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傭夫
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
為父瞽容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
父目忽然明朝右二事誠孝行所感今段
吉父先生母夫人劉雙目久失明醫弗能

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
一目又如之雖夫人喜溢于中不自知其
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曰立
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
焉先生諱天佑汴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
學提舉

火失刻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
木鑿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

法湯引里入下月身雙自夫開下至若無障

今人家窓戶設較具或鐵或銅名曰環鈕即
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
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
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
當是屈戌

田田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
土巨商中賣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
佑直中統鈔一十四萬定用軟帽頂上自
後

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 四種同一坑俱無白水

刺 淡紅色嬌 避者達 深紅色石薄方嬌

昔刺泥 色黑紅 苦木蘭 紅黑黃不正之色

綠頭石 三種同出一坑

古助把避 上等暗深綠色

助木刺 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 不等帶石淺綠色

鴉鶻 寶

紅亞姑 上有水 具以馬思良底 帶石無光 二種同坑

青亞姑 上等深 你藍 中等淺

屋撲你藍 下帶石 如水樣 潭青色

黃亞姑 空

貓睛 世

貓睛 中舍活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

甸子 光一縷

你捨卜的

即回回
子文理細

乞里馬泥

即河西
子文理麗

荆州石

即襄陽
子色變

人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
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地章
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生棄斧斤奔
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白
地豈寶物變幻邪即拉夫同往地所尚宿
留未去其夫婦來回首溯流而上尾之行

數百步則入一岩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
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為九
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括取
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
鄰家疑其為盜告其姊之夫嘗為吏者吏
詢者嚴不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貪求無
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
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
委福州路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

田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握發寶藏
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它
適其妻徒置榻下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
刻而止頗恠之夫婦共取視鑄鑰如故啓
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
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
之亂唐天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
我朝而為編氓所得祇固得之不能保
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甲自以

為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
為貪婪妄求者勸古七六

孟蜀主一錦被其濶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
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叩于項
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
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樞
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而每日正
宋家叅政相公鉉翁於抗將求一容貌有藝
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一奚奴

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溫酒左右
宋皆失笑公漫尔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
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
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
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
為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
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動人亦其
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
脩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

視彼有間矣七 言曰 當 能 事

江右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
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
者每虞闖人不為通刺苟不出日即於門
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脩
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
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由父考

懿王 布魯凱 官廉訪使氏馬國初拜

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王之弟兄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士光祿大夫薊國公 希貢 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書畧不答薊公出整復免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擬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

堂及出慚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藍縷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擲揄之前公復為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王明日遂言與 世皇 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

王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頓笑繫天下
重輕整雖貴賤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
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
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物執於
此況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
不尊禮則儒述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與斯
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教者也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雇一僕役特
選一能應對閒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

實耳它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騷之人來遂
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
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致遠
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
則我反為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
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
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
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蘓東坡教壞了此為
樣子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為異及九月十日紅中犯省治兩核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思兩核時橋四向為最

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抗日同池州之禍尤可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忒取之種得二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為時纖尤可異也

俗呼牝馬為騾馬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

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採怨殺吾父
適達魯花赤馬馬少者受署之初與守不
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
皆抑使誣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
若干未鞠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
不如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
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過京師避於一
達宦家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
賂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滅死既而

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
獄訟道理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算償信甫
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主有難奴救
脫之分內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
婦倡者寇命以佐燕乃憤詈弗從竟從刺
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定來尅復儒流吳
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
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我我睢

孽蔓乘兵塗毗膏國武之興嗚尔尸素營
賄朋城弗典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倫
魁能蒲伏誓服倒授太阿僊以承天廓不
白暑雨水網常淪隳綫絕罔憑胡為優平
空徐倡治容倚市矜髮妖驅之俾侑樂頴王
肆詈無陵吳喋謳禡舞餘怒髮槓鬢髻鉛
為鋼刃割階載營霸均上升顧守臣鉅儒
汗忍嚇愧死莫懲二儀磅礴忠義氣猶出
下里孰可仍拒拒執夷徒乃反經溝腔尔

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譽聲繩繩汗瀆流
回清激蓋藐嘗室其少妹且與生子名教
中所不齒者一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
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隱漫錄載宋端
平二年榮全擣高郵城叛召官奴毛惜惜
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
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
立命鬻之罵至死不絕後聞臣以聞特封
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岩有詩曰淮海艷

姬毛惜惜我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
秦女內使裹頭真果卿玉骨花顏城下土
冰魂史間各古今無想要金者歌舞筵中
過一生噫當是時也姦兇志執焰熏大雖
厚祿重臣戎冠世儒罔不效力執事戰戰
奔走於指麾之下而倡優下賤乃能奮不
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
一死耳而無有為之舉申且與主亡名
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勸惜哉豈不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入時平江在城忽望
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它無所見
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物馬前後
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奚迤邐由西北方
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揭
去屋內床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勿
鋪失白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
此恠事竟不可曉豈非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

劉護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
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戕專茶鹽
務場者比難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而
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
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
科十二名衆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領輒施
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手江
路達魯花赤卒不避譴斥力爭以為不可
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報

曹公克明鑑號以齋宛平人為湖廣行省真
外郎日麻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
辰砂一包見寄未及啓封漫尔置篋笥中
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謂苦無好辰砂
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為惠當奉送及取
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驚嘆曰淵白以
我為何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婦之
其廉潔如此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穆
王淵字若水綫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

王竹翎毛幼時獲侍號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傳色特妙天曆中畫集慶龍翔寺兩廊壁時都下劉總管摠其事劉命若水於門古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以着筆因取紙連粘粉本以呈劉白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劉曰子能不耻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髀腓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為果善

者也

是得... 卷... 公... 故... 得... 公... 故...
以傳... 特... 妙... 天... 曆... 中... 畫... 集... 慶... 龍... 翔... 亦... 亦...
壁... 時... 都... 下... 劉... 總... 管... 提... 其... 事... 劉... 命... 若... 水... 於... 門...
古... 壁... 上... 作... 一... 飛... 其... 壁... 高... 三... 丈... 餘... 雖... 以... 着... 筆...
因... 取... 紙... 連... 粘... 粉... 本... 以... 呈... 劉... 白... 好... 則... 好... 矣... 其...
如... 手... 足... 長... 短... 何... 若... 水... 不... 得... 其... 理... 因... 具... 酒... 禮...
... 拜... 求... 故... 於... 廟... 則... 曰... 子... 能... 不... 取... 下... 閱... 吾... 嘗...
古... 者... 先... 記... 定... 尺... 寸... 畫... 為... 標... 然... 後... 加... 以...
皆... 悉... 則... 不... 差... 矣... 若... 水... 受... 放... 而... 遠... 依... 為... 果... 善...



